



当代语言学丛书
DANG DAI YU YAN XUE CONG SHU

YU YI DE FEN XI YU REN ZHI

语义的分析与认知

韩宝育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语义的分析与认知

韩宝育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义的分析与认知 / 韩宝育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647 - 1896 - 1

I. ①语… II. ①韩… III. ①语义分析 IV.

①H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320 号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谭炜麟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12.75 字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7 - 1896 - 1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 - 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 - 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与语义系统·····	1
一、语义的形式与内容·····	1
二、语义系统的特点·····	4
三、语义网络的形成·····	5
第二章 语义的生成过程·····	8
一、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条件·····	8
二、语义与语音结合的过程·····	11
三、语义对交际环境的依存·····	15
四、环境对语义的制约与限定·····	17
第三章 语义分析的基本单位·····	21
一、构成性考察·····	21
二、组合性考察·····	33
三、功能性考察·····	39
第四章 语义的静态系统与构成·····	41
一、语汇的特征与内涵·····	41



二、语汇的性质与构架·····	42
三、语汇的组成与特点·····	48
四、语汇的发展与变化·····	58
第五章 语义的传递感知与理解 ·····	62
一、表达和理解的空间与相关因素·····	62
二、表达和知悟空间的形成与演进·····	64
三、意识焦点在交际中的地位与作用·····	67
四、表达形式的线性特征与位次意义·····	69
第六章 语义表达的条件 ·····	82
一、表达环境下的语义代码·····	82
二、语义代码的适应与选择·····	87
三、语义代码的搭配与限制·····	91
四、语义代码的使用与规范·····	95
第七章 语义的演化与流变 ·····	105
一、语义演变的根由考察·····	105
二、语义演变的诸种情形·····	113
三、语义流变的结果与形式·····	118
第八章 语义内容的类型分析 ·····	122
一、语言意义·····	122
二、言语意义·····	128
三、语义类聚现象·····	131
第九章 语义现象的考察与认知 ·····	161
一、现象性考察·····	161
二、语域性考察·····	164
三、系统性考察·····	167
四、工具性考察·····	172

第十章 语义认知的价值、层次与局限	186
一、关于语义认知的一般观点	186
二、语义认知的层级与水平	187
三、语义认知的特征与限定	190
参考文献	194



第一章 语言与语义系统

一、语义的形式与内容

古代学者^①倾向于将语义认作是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所表达的事物。如“牛”这个词表示的就是用眼睛看到的牛，“马”表示的是用眼睛看到的现实世界中的马，“木”所表示的就是自然界有目共睹的树。如果词表达的事物是客观世界中所没有的，那么，也必然是客观或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物像与人像的组合，比如“上帝”、“阎罗”、“土地爷”等等，总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至于人的思想，更是这些客观事实的反映。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古罗马都有类似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影响深远并流传至今的认识。

然而，不管这种观点有怎样久远的历史渊源，这种对于语义过于简单的分析与认识，其解释力是有限的。人类在用词语标定事物和思想观念时，其过程显然要复杂得多。

很显然，无论词语用其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标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主观的或是客观的），人类对词义的理解、认识和操作都是在人的内部世界，也就是在人的精神与意识的世界中进行并完成的。这是一个确凿的毫无疑义的事实。如果我们认为词义就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话，那么，它如何能进入人脑，并在人的精神与意识世界中由人脑对其进行操作呢？显然，我们只能说，词所标定的内容，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感觉与意识内容，而不是物自体本身。因为物自体是不可能在本来意义上进入人脑被操作并完成后在人的精神与意识世界中进行的语义表达、理解和运算的。

^① 中国学者和古代希腊学者都有这个倾向。



在分析词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词的语音形式和其书写形式，再就是人们能确切地意识到这种形式所要表示的事物、观念和思想。那么，这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呢？

我们的回答是，词的内容与形式必须进入到人脑之中，并在人的大脑中关联在一起。否则，人声与客观事物将永远无缘结合，从而，物自体也就永远无从在语言中得到表现。

正是人或人脑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和意识器官将客观外界中各种现象和事物映入到自己的脑海之中，这些所谓的“客观事物”才有机会在人脑中，同时与同样进入人脑的语音的心理形象相结合，从而使客观事物（物自体）通过人脑有了自己的语音表现，语音形式也有了自己所表现的内容。如果忽略人脑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客观事物作为自在之物将无缘与人口中发出来的语音形象结合，从而使自己得到语音表现。同样，人口中现实地发出来的实实在在的语音形式如果不进入人脑，从而形成语音的心理形象，也无由表现物自体。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词的内容与其形式的真正含义了。

首先，我们不能说，词的形式就是人口中现实的发出来的语音（或书写出来的字符），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进入人脑，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我们也不能说，词的内容就是词的语音形式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因为这些事物不进入人脑，则既不能凭空与人口中现实地发出来的语音形式相联系，也不能与进入人脑中的语音的心理形象相联系。那么，词的形式与内容本来应该确指些什么呢？

让我们通过图示来具体分析一下。



图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词的形式（语言）有两种表述，这就是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外部形式是客观的（这里指尚在外在世界中实际语音），内部形式是主观的（这里指已经进入到了人的内部世界中心理音响），非常明显，外部形式（实际语音）必须内化为内部形式（心理音响）。词的内容（意义）也有两种表述，这就是印象内容与客观内容，印象内容是主观的（已经进入到了人的内部世界），客观内容表示物自体（尚未进入人的内部世界），物自体必须内化为事物印象。

考虑到语言是人的精神与意识运算和表达的筹码，并存在、活动于人的精神和意识世界之中，考虑到词的形式与内容的本质联系是人脑内部心理音响与事物印象的一种联系，考虑到人类在交际过程中总是将人脑中的语音形象转换成实际的发音过程，考虑到外部世界的事物进入到人的精神与意识世界之后的错位与变化，词所反映的语义内容也并不一定和外部世界一一对应，那么，词的形式和内容，似乎应该在人的内部世界中来界定。

这样，我们对词义的定义是，与人脑中的词的心理音响相关联并由这种心理音响所唤起的意识与精神内容。词义的内容，归根结底，也是语言的语义内容。这些内容，通常是由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所能感觉与意识并由这些器官所提供的。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必须以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为中介，被人的感觉与意识器官所感知，进入人脑，才能最终地成为词的语音形象所反映的内容。那么，词的语音形式都联系着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与意识内容（意义）呢？我们的回答是，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所能感觉与意识的全部内容。这将构成语义分析与认知的基本框架和出发点。



二、语义系统的特点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义系统。比较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事实和规律。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每种语言的语义系统都是用属于自己的语音系统来表现的。这个用来支持语义系统的语音系统尽管受人类的同一个语声发音生理系统制约，但却在利用这个生理系统所能形成的不同语音及其不同的声音组合。由此，我们感受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语汇中某些词的声音可能是相同的，但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另一些词来说，声音可能是不同的，但可能有着大略相同或相近的意义。更为有趣的现象是，以每一种特定语言为母语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语音形式对某个词义的表达才是天经地义的，从而表现出终生只操一种语言的人对表现自己语义系统的语音形式的偏爱。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偏爱自己语言的语汇所使用的语音形式，这种形式与其表达的意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否则，全世界所有语言的语汇中每个词语都会使用同样的语音形式。

其次，将不同语言中的语汇加以比较，我们发现不管语言有多大的不同，也不管这个语种千百年来在无数次的交际中积累了多少语汇，对于一般人来说，满足日常的语言交际所需要的语汇量，通常表现为一个恒定的数量。有人统计过，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一种语言的 5000 个常用词，^① 就可以解决交际过程中 99% 以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规则。其实，在对外教学中，人们常常用 500 到 1000 个常用词来缩写名人巨著的故事梗概而不失其原义，这个事实也就容易理解了。显然，一个语言中的语汇不论是做共时考察还是历时研究，其中的词语绝然不止 5000 个，有些国家的外语考试对其语言语汇量的要求达到了数万个，这些语汇通常都是满足特定领域中人的交际所需要的语汇，有时，我们需要对某种事物与思想情感做一种精细描绘时，也可能会用到这些词语，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语汇的使用频率是很低的，有些词语人们可能终生都不会用到。

其次，还应看到，一个人所能理解的语汇量与其所使用的语汇量是一个不对等的数，前者量大而后者量小。至于说到一个人所习惯使用语汇

^① 汉语由于合成词居多，对于汉语来说，转换成汉字，也就是 3000 多个字左右，这相当于计算机内存中常用汉字量的水平。



量,则会更小一些。^①一个人语汇量的大小,与其交际的范围、方面、深度有关系,与一个人阅读范围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以母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人来说,语汇量的大小,通常会随着交际范围和阅读范围的扩大,有一个自然扩大的趋势;而对于外语学习来说,学习者将自己所学语言的语汇量迅速扩大到可以应付日常交际的语汇量的水平,应该是必要的。当然,这个数量对于学习者来说,需要一个并不轻松的学习过程,然而,不经这个过程,第二语言的学习有可能夭折。

最后,应该看到,当我们使用一个相对恒定的语汇量组成动态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感受到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时,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静态的语言单位内容与形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变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有限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人的丰富无比的精神与意识的世界,从而使有限的语汇与无限增长着的人的思想情感相匹配。有限的语汇为什么能做一种无限的表达?其中的奥秘之一,在于语汇中每个词静止状态下承载的是与其指称对象范围相关的义簇,一旦进入动态的语言系统,义簇中的意义将迅速被限定并被准确定位,当语汇中没有这个词或一个词中没有这个意义时,人们会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将该词或该义在具体的情景中增生出来,以适应表达的要求与需要。

三、语义网络的形成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只盯着一个个词语,而将其连结起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与人类思想与意识的表达联系起来观察,则不难发现,人类在利用一个个词语表达自己思想的同时,也反过来用这些语汇编织出一个与人类思想、精神、文化相关的语义网络,并用这个网络来反映和表现人的精神、意识和文化。人类精神与意识流走到什么地方,语汇的网络就构筑到什么地方。语言中的一个词语,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个纽结。人类的思想文化就是在这个网络中指称并标定,人类所感觉与认识的世界也同时在这个语义网络中表达。在语汇所编织成的语义网络中,我们可以仰视人类精神与文化所达到的峰巅,也可以俯察人类思想文化行进的足迹,当然,如果我们的考察足够精细,也不难发现使用一种语言的群体在不同时

^① 有人对《毛泽东选集》(四卷)的用字量做过统计,共用了2400个汉字。



代其精神与意识的聚焦范围。

由一种语言的语汇所构造的语义网络，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有层次的。由于语汇所构建的这种语义网络的立体特点与分层特点，人类的语言交际可以在语汇网络所允许的各个部分与层面上进行。当全面审视由一种语言的语汇所构建的语义网络的时候，会发现承载人类文化与精神的语义网络中一些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

现象之一是，一种语言所构建的语义网络诚然代表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行进的足迹，然而这足迹在网络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可以表现在这个立体网络的某个部分，同时也可以表现在这个语义网络的某个层面之上。当一个特定时期的人们其精神与意识专注于某点时，这一部分的词语分布密度会在三个向度上增生与扩展。比如中国古人对马的观察及其语汇表现。

现象之二是，人类的思想文化所关注的焦点具有游走的性质，从而决定了反映人类思想文化关注焦点的词语也具有游走的性质。历史地观察语言中的语汇现象，人类关注焦点的游移无疑会反映出人类精神与意识发展、演化的轨迹，体现出丰厚的人类文化意义。

现象之三是，每种语言用词语切分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并以此来构筑语义网络时，语义分切点是不同的。正如有些语言把颜色分两段，有些语言却将其分成五段六段乃至七段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切分而不那样切分，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切分结果则更具文化价值。语义单位对世界的切分不同，使其切分结果很难通约，即或表面上相同，义蕴一但展开，就会发现巨大的不同。翻译界有过关于“硬译”的讨论，就是对这种现象一种直觉的体察与认知。认识现实，也就不难澄清并校正过去人们在机器翻译中那种含混的认识与盲目的做法，即试图通过简单的词语对译，来实现语言间翻译，这种想法和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把语言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最后，由词语编织的语义网络的每一部分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价值不同。语言符号既用不同的语义单位分切并指代世界的每个部分，同时，也负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世界这个部分的价值观念。通过语言符号考察这些观念的形成、差异与演化，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典型的比如汉民族之于“龙”，印度人之于“牛”。如果仅仅就某个词语对应的外部



事实来说，人们不难发现许许多多相似与相近的词语。然而，如果将其与不同民族和不同言语社团的价值观念系统联系起来考察，超越民族与语言寻找一种全方位的在对象和价值上完全对应的词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词语如“人”、“狗”、“马”、“猴”。因为这些词语在不同民族与人群的观念系统中占有不同的位置，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第二章 语义的生成过程

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①语义按其本质作为一种人类精神与意识内容，自然也免不了这种命运。如果语义不被物质化，则成为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犹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语音的心理形象如不被物质化（由人的生理器官变成实际音响），语义也无由外化和表现。问题是，语音是怎样成为语义的表现形式的，它们二者是在什么条件下结合在一起的？除了语音外，在可能性上，语义还有没有别的表现（外化）形式？我们来逐一讨论一下上述问题。

一、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条件

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语音与语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由于语言产生的年代那么久远，以至于我们一生下来就生活在语音与语义业已结合的环境中，由于类推的作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语音与某种特定的语义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的假象。例如，将任何一个汉人称为 **GOU**，谁也会不乐意。因为这个 **GOU** 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意义（狗）。我说：“你是一个好人。”你会很高兴，因为这“**HAOREN**”不仅仅只是表示一个从口中发出的声音，而且代表着具有特定品质的人。语音与语义的联系是那么紧密，以至我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有时甚至忘记了语音的存在。因为在语音冲击我们耳膜的那一瞬间，我们就把它转化成语义了。只是在某些我们不能析出语义的情况下才会注意到语音问题，但这在操同一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是非常少见的。语音的这种性质，国外语言学家称之为语音符号的“透义性”。我们在用某种介质表示某种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义时，这个介质除了约定意义之外，其自身通常是不会消失的。语音则不然，它在表达某种语言意义时，尤其是当其传达语义之后，其自身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其透义性。

语音透义性产生的原因有三，一则是在言语交际中人们关注焦点的移动（即由音到义的移动）；二则是由于语音不易在时间与空间中留存；三则是语言单位的经常并高频率的使用。这里，使用的经常性与高频率似乎不是主要的，但是当我们碰上一个生僻词，或者在生疏的语言或方言系统中进行交际时，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关注焦点转移不过去，于是停留在其语音形式上，使其无法透义，常常免不了要多费口舌，只得采用其他方式完成由语音到语义的转换，这就是使用频率在起作用。中国古代有伯乐善相马，已经到了无视其形体、毛色的地步，这也是透义性的又一种表现。

然而，透义性的表现是有条件的。当我们不能从语音中析出意义时，其透义性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我们在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便无法透过语音捕捉语义。所能听到的，只能是一串串干巴巴的语音。由此可见，语音与语义的结合并不像我们感觉到的那么紧密。这个事实也一再给我们证明了语音与语义之间的确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那么，语义这种人类精神与意识的派生物是怎样同语音这个物质纠缠在一起，从而使语音成为语义的表达形式的呢？

这里，首先是语义有一种外化的要求，而语义外化毫无疑义需要采用一种物化手段。原因很简单，语义如不采用一定的物化形式来外化，就无从使自己得到一种外在的言语受体可以感知的表现形式，也无法使自己以一种物化的形式在外部世界中存身，于是，人的精神与意识只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内部世界）自生自灭，人类的精神与文明也就无所谓传承，自然也就谈不到人类思想与思维成果的积累了。因此，对于人来说，语义有一种内在物化的要求与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采用什么样的物化形式？人类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对人类初期活动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最初人类对语义的表达，并没有固定在后来人们看到的某些特定形式之上，而是多种形式综合使用，拿到什么就是什么，让各种物化形式在语义表达中相互竞争，最后由人按照语义外化的要求对不同的物化手段进行筛选，最终选用了人声这种物化形式。



在人类活动初期，人们在可能性上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表达语义内容？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后语言条件下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在其名著《格列佛游记》中不无讥讽地将语义与其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种假想，这种戏谑式的假想虽然可笑，但就语义与其表达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来说，不无道理。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描写的：

接着我们就到了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语言。

他们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词，把动词和分词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像的事物都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是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语汇。大家认为这种改革不但对于身体健康有益，同时，对于表达思想更加简练也有好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都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谈某一件事的时候，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加方便吗？要不是妇女、俗人和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已经实现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但是妇女、俗人和文盲们要求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过许多硕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计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要办的事情较多，范围也较广泛，他就不得不把一大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仆人在旁帮助，他就不能便利行事。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全放下负担，打开背包，整整谈上一个钟头。谈完以后，才把谈话工具收起。彼此帮助把负荷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夹在臂下，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谈话，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在用这种办法谈话的人聚会的房间里都摆满了这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所必需的设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上是相同或相似，所以它们的用



途很容易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完全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
的亲王、大臣打交道。

这是在有声语言业已存在的情况下，谈论语义的表达问题。虽然他们的
整个计划很荒谬，但有一点说对了。这就是从可能性上来说，语义可以
采用多种物质形式来表现。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方便与否，即否
方便于人类进行交际；二是这种物质形式会不会给语义的表达和深化造成
某种限制。在这两个要求下，人类比较了各种各样的物质表达形式，最终
还是采用了人声这种物质形式。因为只有语音方能满足人类言语表达的
上述要求。语音发声极其便利，又可以满足语义高度抽象的需要并同语义一
同发展。但是，由于语音有一发即失的特点，这也就为后来文字的出现准
备了条件，使语言由听觉符号向视觉符号的转换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语义
具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两种表现形式。

语义有物质化的要求，语音有满足语义物质化的条件。余下的问题，
是它们在什么条件下结合了。

二、语义与语音结合的过程

人为什么会叫 **REN**，狗为什么称 **GOU**，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通常的解释是约定俗成的。没有错，然而这是一个很含混的解释。因为人
们仍然不知道语义与语音是如何结合以及结合的具体过程。

我们认为，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与交际环境中完成
的。我们知道，人类具有社会性也即生存的互相依赖性。在前语言阶段，
如果人类在行为交际中伴随着一定的人声出现，如果这个人声逐渐地与这
种交际行为产生某种对应性——某种确定性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再是
个别人而是愈来愈多的人，乃至一个社团的集体行为，如果这个人声跟某
个具体的行为和环境联系的时间足够长，对应的频率足够高，那么就会有
奇迹出现。这个人声即使单独出现在并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实际行为交际产
生的条件下，人们一听到它，仿佛看到了这个行为交际本身。换句话说，
这个从人口中发出来的声音具有代表和表示行为交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行为本身构成了我们后来称之为语义的那部分内容，人声，就是我们